

雪中春信香几许

阿慧

真儿的，我站在了你家的大门外。不知怎么的，仍是有些信不过自己。后退几步，用力睁大旅途中疲倦的双眼，但见，翘角飞檐的门楼下，悬挂一方古旧横匾，黑底金字，“三苏祠”夺目而遒劲。

认定眼前正是你的出生地，四川眉山的老家。也是你苏轼，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的家。我沐着五月眉山清凉的微风，拍了拍衣裙上蛰伏的尘土，也拍出了家乡河南那饱满麦粒的清香。竟没忘，九百多年前，你曾在北宋汴京的朝堂上做过高官；竟没忘，来前的傍晚，我特意为你蹚了那中原的麦田，满地正在努力变黄的麦穗，摇晃无数根带刺的麦芒，纷纷扯住我墨绿色的裙裾，想把那千年的牵念和问候，捎给你。

站在你家的门前，我深深长长地呼吸，想用那沾染麦香的手，效仿远来的访客，轻扣你家的大门。还好，门开着，其实，你一直在等候开封老城的消息。我搓了搓汗津津的手掌，提裙迈进了你家的门槛。

一脚踏响了古筝的悠扬，如泉似水的叮咚声中，光洁的石板路在两棵雄性银杏树的掩映中伸展。正殿里，我一眼看见了你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塑像。你戴官帽，着紫袍，执玉笏，一脸凝固的庄重。说实话，这不应该是真正生动的你。自从我会读诗时，就在诗词歌赋中熟识了你，你多才，幽默，儒雅，旷达，豪迈，多情。我读你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想“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赞“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叹“明月何时了？把酒问青天”；我哭“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转身走出正殿，眼睛里的湿热星星点点。朦胧中，我看见蹒跚前行的你，长袍飘飘，衣袖摇摆，脚旁的绿风团团。你头戴“东坡帽”，足穿“东坡屐”，肩背一褡裢，穿过正殿后院，拐进右侧一排厢房。我尾随你来到门口，听见厢房门“吱呀”一声轻响。定睛看，你不见了，母亲程夫人教导你们三姐弟的塑像生动

在厅堂。突然想起你的三位夫人，我熟悉她们，就像熟悉你一样。我代替你，小心地喊出她们的名字：王弗、王润之、王朝云。

揭开鲜红盖头时，你看清了妻子王弗娇羞的脸，十六岁少女，花瓣微绽，香凝满室。十九岁才华横溢的你，一改往日的任性不羁，同友人饮酒放歌的时间少了，相伴爱妻聊天读书的时候多了。一日，你诵诗文时突然卡了壳，一旁默默绣花的王弗，轻轻给你提了个醒，把你这少年才子惊讶得双眼圆睁。你指着满屋子的诗书文献向娇妻提问，没想到她竟朱唇轻启，对答如流。你惊诧不已，没想到自己竟然娶了这么个有才的妻子。妻子王弗却对夫君你早就心中有数，她明白你的单纯真实，粗犷豪放。知道你懂得诗文的优劣，却难辨世人的好坏。尤其是你做了北宋朝廷的高官后，无端来家拜访的客人多了，你妻王弗躲在屏风后面倾听的次数也多了。

待访客离去，庭院清净。娇妻王弗在你夜读时红袖添香，不忘悄声提醒你，江湖险恶，人生叵测。

记得我那时情窦初开，在一个细雨如丝的夜晚，翻开一个泛黄的书本，迎面撞见你们这对恩爱夫妻。我不止一次地为屏风后面，那侧身久站的王弗动容，夜雨蒙蒙中泛想，她该多么多么地爱你哦。

我在你家厢房里侧目久站，遥想这位四川眉山青神县出生的女子，进士王方的女儿，被人赞誉为“敏而静”。这和你的性情是互补的，有这么一位结发妻，我不得不为你感到庆幸。

但不幸还是如期而至，那是北宋治平二年，你妻王弗病逝于京城开封，年仅二十六岁。

不难想象，你该是怎样痛苦和不舍，你看到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哀哀啼哭的六岁儿子苏迈，该是怎样地痛断肝肠。

我在初中时一个晚自习课上，读到你写给亡妻的那首词。白森森的日光灯下，你刻骨的思恋，如锋利的刀片划过心脏。

我至今默记于心：“十年生死两茫

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我无声地哭倒在课桌上，那一刻，我为那个叫王弗的女子值得，她虽然只做了你十一年的妻子，但却不老女神一般，在你心里永久地活着。

你遵循父言，把结发妻的灵柩运回老家眉山，埋在母亲程夫人所在的墓园。随后种上万棵松树，以示纪念。

你续弦的妻子王润之，腼腆端庄地站在了你面前，这个你十一岁的妙龄女子，还是你前妻王弗的堂妹。二十岁进士之女王润之，一进门就当了你儿子苏迈的后妈，也许，她就是为了养育堂姐年幼的儿子，才嫁进了苏家。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敬爱你的人品。

王润之，这个温柔良善的美丽女子，伴随着你走过人生最坎坷的二十五年。这期间，你遭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你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官职越做越小，人被越贬越远，生活越来越艰难。但你妻王润之，无怨无悔，随遇而安。她同你一起，在黄州的东坡上赤脚下田。她精心为你备下游赤壁的美酒，助你写下名垂千古的《后赤壁赋》。她为你生下苏迨、苏过俩儿子，加上前妻王弗的遗子苏迈，王润之视三个儿子如同己出。你作《蝶恋花》：“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但天道不公啊，王润之在四十六岁那年因病去世，再一次撇下你和孩子魂归西天。

那些日，你哭爱妻王润之“泪尽目干”。你这真诚、仁义的重情丈夫，在这位恩妻的墓志铭上，刻下“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的遗愿。你们夫妻的坟墓，至今仍在我河南平顶山郏县的小峨眉山。

出了厢房门，走进一展厅，我在玻璃框下一眼见到了你的爱妻王朝云的画像。这灵气、文艺的美女子，十二岁那年做了你的侍妾，她小你二十五岁，但却最为懂你。那年正是春暮，阳光明媚。你拍着肚皮在院子里转悠，问身边的奴婢，自己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一婢女说，是锦绣文章。另一个说，是满腹经纶。只有王朝云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你听后哈哈大笑，知道这小女子朝云，却是你的红粉知己，她最懂你的人生，

你的秉性。

在你年逾花甲被贬到南蛮之地的惠州时，家奴侍妾纷纷离你而去，只有仗义、重情的王朝云一路追随。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忍受瘴气，不离不弃。她曾给你生下第四个儿子苏遁，但不久夭折，这给苦苦支撑的王朝云，更为残酷的打击。

她病重了，临终握住你的手，她用最后一丝力气来安慰你：“世上一切都是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你又一次含悲忍痛，把第三个心爱的女人送走。你把爱妾王朝云，安葬在惠州西湖边的小丘上，墓上筑建六如亭，上刻：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柱子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谈古调，每逢雨倍思卿。”

我怀揣暮雨般潮湿的心情，走出庭院，走过小桥，来到小竹林。小路通幽，楠竹碧绿，我一眼见到了你，坐在竹林边的石桌旁，掏出褡裢里的香炉、香罐、香拓，香碗，把它们有条不紊地摆放整齐。我看见你点燃了一印梅花香篆，那素白的香烟，如一缕飘摇的轻纱，旋转成梅花的形状，袅袅飘散。我闻到了一股别骨的幽香，我知道，这别具一格的绝香，来自你不同凡响的独创。你曾摘取梅花花蕊上的初雪，合成这绝世的冷香，你也曾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雪中春信”。

我懂得，你是用洁净的雪水，典雅的梅香，还有你那颗多情而重义的灵魂，凝结成一炉香，怀念和慰藉三位王氏爱妻的芳魂。

你在说，是她们牺牲了最美的花季，成就你不朽的诗篇，不死的苏轼。

幽幽的香雾里，我看不见你三位年轻的夫人，轻妙的身影在竹林间隐现。我听见她们伴着“三苏词”里的筝声，吟唱你那首《定风波·红梅》：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阴雅，尚余孤瘦雪霜姿。体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书法赋

郑学义

泱泱大国，巍巍中华。始制文字，即有书法。篆隶真草，各有技法。甲骨金铭，兽骨辞卦。篆隶真草，四体并发。张蔡钟王，代表大家。张芝伯英，人谓草圣。隶书草写，书体革命。一笔画字，隔行照应。精熟神妙，神韵相通。蔡邕伯喈，篆隶尤精。点划俯仰，结构严整。骨气洞达，神采妙生。钟繇元常，正书之祖。秦汉以来，一人属意。羲之逸少，名门琅琊。行书第一，诸体兼达。入木三分，春松茂华。笔法轻盈，宽舒静雅。翩若惊鸿，灵巧潇洒。书圣地位，半碑挺拔。兰亭千古，旗帜高挂。魏晋南北，大家僧虔。开创先河，书法评判。论书笔意，公允客观。骨力媚态，首提树建。隋唐时代，鼎盛时期。智永真草，开创新举。宛转回向，笔锋折曲。圆润疏朗，沉着收束。真草千字，荣曜秋菊。虞欧褚薛，初唐四杰。书法格体，通贯和谐。欧阳信本，法度严谨。分间布白，险峻平稳。气势奔放，中宫密紧。八面玲珑，平正峭劲。九成宫帖，楷书范本。世南伯施，书风二王。开圆润，外柔内刚。旗云秀健，结构疏朗。褚遂登善，河南郡公。博学通识，隶楷皆精。钩捺千钧，结构金生。礼部尚书，薛稷嗣通。文辞精丽，书法勤精。形神多变，用笔瘦清。雪惹山柏，苑花风送。颜柳张旭，体势开张。书法新巅，辉煌荣光。风采独秀，颜体端庄。道劲舒合，神采飞扬。点如坠石，画似云妆。钩如屈金，划似弩张。低昂有态，纵横有象。字如其人，忠义仁刚。柳公诚恳，师法魏晋。结体紧密，笔锋凌利。斩钉截铁，偏重骨力。雄浑雍容，劲健道媚。筋筋骨骨，后人称谓。怀素草狂，援毫掣电。精妙绝伦，随手万变。神采动人，壮士拔剑。颇喜笔翰，修身佛禅。植芭叶，勤学苦练。

业精于勤，世称醉颠。张旭草书，笔法得意。饮酒辄草，见舞利器。惊蛇入草，刚柔相济。俊逸流畅，龙盘虎踞。颠的从容，疯不神离。李煜后主，政乱书精。博彩唐晋，诸体皆通。卷帛而书，错刀拔镫。鼎臣徐铉，文翰知名。精于文字，篆隶通融。屋漏痕论，锥画沙功。宋代书坛，尚义简明。承唐继晋，鲜明特征。苏黄米蔡，大度雍容。东坡居士，继承传统。起伏跌宕，发人深省。苏轼奔放，光彩引领。山谷道人，涪翁庭坚。豪放秀逸，龙蛇笔端。诸体风流，变化万千。笔力挺劲，势取侧险。松风阁诗，神韵彰显。米芾元章，号为襄阳。善诗工书，书兼长。字体结紧，笔画劲爽。骨力拔峻，欹正劲刚。兴化仙游，君漠蔡襄。谨守法度，遗意晋唐。用笔稳健，道劲端庄。徽宗赵佶，政治昏庸。瘦金体书，特有独衷。舒展劲挺，游丝行空。疏密大小，趣相映成。法度精妙，炉火纯青。松雪道人，赵公予昂。隶行真草，独见长。体势紧密，姿态逸朗。冠绝古今，元代名扬。伯机于枢，悬腕作书。圆劲挺健，笔锋丽殊。妩媚多姿，齐名孟頫。明清朝闻，腐朽没落。政腐文兴，书法果硕。三家三沈，立异标新。传世墨迹，入化出神。风度翩翩，满纸烟云。纵横潇洒，独具风神。沈度沈粲，兼容矩度。书法婉丽，飘逸力厚。吴中四家，祝文王陈。五体兼优，笔法熟纯。秀气天成，道出有门。公文征明，书法大成。法度严谨，意态生动。温润秀劲，晋唐雄风。枝山允明，唐宋师法。用笔直率，结构潇洒。撇捺横竖，俊俏古雅。功性圆润，神采兼达。董其昌公，书坛大家。工楷行草，独有笔法。笔体秀逸，疏朗潇洒。高公瑞图，白毫庵主。草书独异，法道淳朴。起笔势长，露锋藏尾。结体态势，纵贯今古。痴庵道人，觉斯王铎。书法淳厚，天工巧夺。高古典雅，流畅线条。聪慧寒凝，淋漓沉着。傅山青主，朱衣道人。书画篆刻，工于精深。寓巧于拙，自然天真。铁郭刘李，梁陈二张。邓伊双吴，赵梁何康。金农许友，林姚赵王。朱耷郑燮，傅山方纲。三十大家，各有圆方。扬州八怪，清高狂放。书风画意，自有常纲。板桥书法，新奇独创。六分半书，神韵徜徉。乱石铺地，怪有风光。熙载篆书，柔中有刚。舒展飘逸，典雅豪放。石如名琰，书法深广。疏密得体，圆柔方刚。紧涩厚重，浑雄苍茫。婀娜多姿，匠心独创。有为治祖，成风变法。政坛失意，书法大家。尊碑抑帖，骨气洞达。书法跳越，点画俊发。结构匀称，自成一家。之谦悲屡，才华横溢。真草隶篆，融为一体。笔法互补，相映成趣。飘逸洒脱，刚毅不屈。浓墨宰相，石庵刘墉。帖学大家，温厚文清。书法浑厚，秀逸天成。内含劲刚，骨骼分明。八大山人，书画具精。王权后裔，削发为僧。心耿明，据不仕。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佛融书道，四体皆精。秉绶祖似，雅号墨卿。精壮古拙，竖直横平。格调高雅，气势恢宏。绍基子真，汉隶专精。俯仰有致，波磔分明。气度典雅，匀称方整。名俊昌硕，海派四家。书法融画，创意竞发。花卉木石，敦厚老辣。印坛领袖，名扬天下。方纲草溪，书学欧虞。谨守法度，精善楷隶。笔讲出处，循规蹈矩。连贯柔和，不躁不急。运笔沉酣，神韵脱俗。铁保梅庵，世姓觉罗。法尚晋唐，书韵独特。现代书法，厚积薄发。继往开来，多有大家。毛舒沙林，李于萧何。双沈二张，欧启二田。双刘周尉，赵范费言。百家争鸣，各有方圆。

银杏赋

马志宇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公孙树，以生长慢，树龄长，被人们称为植物活化石。位于商水县邓城镇东许村的汉代白果树，据传为西汉王刘秀拴马处，虽历经千年不朽，依旧根深叶茂，白果满枝。时过境迁，乡村巨变如日中天，正阔步向前，挖掘古镇文化，重建叶氏庄园，商水港区码头，重振我中原鼎盛，经济复兴，小康梦圆，民风民俗，代代相传。古镇新风，发展旅游，迎四海宾朋。壮哉我子孙后代，勿忘故土乡愁，人杰地灵，赋词一首，是为时代颂歌，古树礼赞。

沙河之水碧波荡漾，世代流淌，造就千年古树国宝银杏；万顷良田，铸成古镇邓城，世代相承。沙河之滨白玉刘秀像，许村珍奇白果树，饮马台景观

清风以送舒爽。人行树下，气畅神朗，村民树下乘凉，各自端上一碗饭，或蹲或坐鞋上，家事国事，谈笑风生；偶遇小雨，其枝繁如伞骨，撑起树冠；其干笔直挺拔，气度非凡；其皮斑驳驳，个性彰显。四季变化令人叹为观止：春天来临，樱桃红梨花白紫嫣红，柳叶长榆钱圆竞相争春。其时，惟银杏树不动声色。汲大地之甘泉纳日月之精华，暗中孕育，蓄势而发；仲春之际，绿绒小苞，叶蕊始出，满枝嫩芽，不可胜数。放眼远眺，绿意盎然，欲乘风而上；树下近观，星星点点，似翠缀枝间；徜徉树下，清气浮动，树荫遮拦。来此游客，无不为之赞叹，以至驻足忘返；盛夏之际，叶如小扇，一撮一团，密密麻麻缀满枝间。遮阳蔽阴，生

四季更替，人间沧桑，银杏见证古村落岁月峥嵘千年史；年轮迭加，白果树记录城乡改革开放硕果丰；厚积薄发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设古城一街一景，三点一线铺展蓝图；产业园葡萄园银杏园，旅游文化经济圈，新农村建设热腾腾气浓。大视野大气魄，超常思维蓝图宏。是名片，妆江山之美点城乡之秀；是窗口，引四海宾朋见证腾飞发展；是文明，创和谐社会立城乡一体典范。美哉乡村，水美景美人更美，美名远扬；美哉银杏，枝叶美果更美，根深叶茂；壮哉我美丽家园，上善若水，厚积薄发，国泰民安。

是为赋。

赞沙场大阅兵(外一首)

姜玉海

金秋雁阵战旗红，
环球瞩目大阅兵。
铁军龙虎添新翼，
海陆空天筑长城。

前之史，后之鉴，
秣马厉兵鸣警钟。
震天杀气秉忠胆，

枕戈待旦卫和平。
看沙场大阅兵感赋
大漠龙虎吼声高，
无垠沙海足风涛。
冰火淬砺倚天剑，
光耀牛斗慑群妖。

三峡大坝

石卫东

巨龙横卧，
图腾江上，
“高峡出平湖”
蓄积着无限能量。
吞云吐雾，
水柱如虹，
喷薄而出花万朵，
飞流直下千重浪。
水从天降，
性情豪放，
一泻千里不回头，
向着大海的方向。

青山相伴，
峭壁相望，
聚散总关情，
去留不彷徨。
中国骄傲，
世界首创，
百年民族复兴梦
凸显国家之力量。
湖光山色，
江山画廊，
壮哉三峡大坝，
美哉万里长江。

建在高处的家(外二首)

路雨

鸟儿为了更好地生存
更舒心地生活和呼吸
把巢
筑在了高高的树枝之上
融入自然
远离了喧嚣和侵扰
虽免不了风暴的侵袭
却不失家的温暖

粗糙的墙体
被一层层网包裹着
树林样密密麻麻的钢筋
在一天天长高

不知为什么
最近这里很静
静得出乎意料
静得没有一点声息
白天没有一个人影进出
也看不到
一只小鸟从这里飞过

碳市街
俯瞰
已是历史
碳火的光焰
依旧温暖着人们的记忆
被岁月磨光的拴马桩
已经移走
红石板上马蹄的脚印
已被覆盖

昔日的繁华与喧嚣叫卖
被车夫的一个响鞭
甩得远远
谁知道你的灵魂
被安放到了何处

他们围起的安全围栏
与我家的楼房
一墙之隔
站在阳台上
整个建筑工地一览无余
就连一片飞起的纸屑
都能看清

隔壁的建筑工地
他们圈起的安全围栏
与我家的楼房
一墙之隔
站在阳台上
整个建筑工地一览无余
就连一片飞起的纸屑
都能看清</p